

杨忠愍集

楊忠愍公集卷三

詩

日照丁守存心齋校字  
永康胡鳳丹月樵

表節母貞女詩并序

節母楊侍御匪石夫人  
祖母貞女其祖姑也

世之論者皆以天下國家之責屬諸君子之身婦人若

無所與焉者及觀斯傳然後知責之在君子者雖婦女

亦足以盡之故張母之不忍忘其夫而守節終身張女

之不忍棄其嫂而相從不嫁以至於死凡以各盡其心

焉耳然而邦之風化世之氣運時之禎祥恆必因之則

其所係也不亦大乎謂之無與於天下國家不可也夫

姑感嫂節而貞志以決嫂為姑貞而節之守也益固相

詩

觀而善夫固如此苟事君者能如母之不忘其夫則天下皆忠臣矣與人者能如姑之不棄其嫂則天下皆義士矣忠臣義士遍於天下太和將在宇宙間矣則其所以不爲尤大乎此又係於觀感者何如耳誠願與君子共勉焉噫世之號爲大丈夫者顧豈可自喪其志自虧其節反婦女之不若也乎哉謹成小律聊以表厥行而樹之風聲若夫書之以詔後世則有太史公在

母爲姑存身未死姑因嫂節老空樓萱階花泣百年淚漆室人含萬古愁寂寂風侵機杼冷陰陰月暗鏡臺秋從來多少冠裳客會似沂陽婦女不

送劉蘇涯鄉兄考績北上

春樹蒼蒼春浦晴紅亭黯黯送霓旌留連鳥語憐人別荏  
苒楊花共酒傾桃塢雨餘香氣合錦江潮盡浪痕明烟浮  
曉巘嶺岷碧霞逐征帆縹緲輕牛渚曲通瀛海澤緜峯迥  
倚秣陵城月高鷗在鏡中宿溪漲檣疑天際行牛野分星  
驚太史燕雲如幕覆神京楓宸報政恩波潤椿座稱觴彩  
袖輕知己漸隨流水遠離愁端與削山平論交每惜松顏  
落折柳應悲雁序更旅病偏因歸客劇夢思祇爲故鄉生  
送君惟有東風淚點點沾巾無限情

送萬楓潭少參山東

三月江南氣尚寒石頭城外水漫漫雲連峭壁千屏合日  
映離觴兩鑑看近渚晴花香細細傍人風柳絮團團聖朝  
此際求賢切補牘還思舊諫官

挽任侍御乃尊

二首

四川巴縣人

巴國指南思定祖九真遺澤長孫留琴臺蘇合乾坤老篆  
水烟橫天地秋寂寂寒雲覆隴樹淒淒疏雨暗江樓欲知  
身後流芳遠今日龍池有豸頭

生芻廬外悲風鳴一曲哀吟萬古情五友亭間山樹暗三  
槐堂寂月華明巴人淚落嘉陵水澄野歌連上蔡城海內  
知公身不死南臺伯雨振家聲

楊子江望焦山

題金山寺壁原  
集未載今補刻

楊子有心涉楊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彷彿神遊太古間

送史沱村考績

三首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烟千里孤城暮寒雁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官前宿近中台阿戎詩禮趨庭後爲道雷門指日開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歎沉浮悠悠月笛山城夕漠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孤舟他鄉正有思歸興况復征旌出石頭

官閣不傳遷輔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驄老人猶識舊  
泣珠還今始知征雁迴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旌移彤庭  
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二首

代韓苑翁大司馬作

台斗光芒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合天  
入燕雲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八座肅千官彤庭  
舊識尙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風送老鸞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近玉  
劍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鼎席百年禮樂屬春官相逢  
若問留臺客爲道歸思鬢已殘

壽太常汪春谷母七十

南極星臨衡岳動北堂  
萱映瀟湘明漢宮  
瑤軸封仙檢塗水  
梅花照楚城  
海日蟠桃開壽域  
天風青鳥下蓬瀛  
金陵江夏隔千里  
西望白雲無限情

登泰山極頂

志欲小天下  
特來登泰山  
仰觀絕頂上  
猶見白雲還

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七載青氊多士服  
九重紫詔五雲開  
熙城桃李含春雨  
渭水魚龍驚夜雷  
悵望德星辭璧野  
相思明月照秦臺  
絃歌漫奏別離調  
衰柳西風無限哀



楊忠愍公集 卷三  
同門生五十人游卧龍山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  
況復陽回宇宙清  
野樹含烟迷寺迴  
晴山披雪倚雲明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色暮  
重門深鎖貫城寒  
東風錯認王侯院  
誤送飛錢落枕單

聞築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俱帝業  
如何謀計只神京  
備邊自是千年計  
塞外誰人築五城

病急須從標上治  
如何緩處用工夫  
庸醫費盡篋中藥  
待

得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 二首

天意昭殊節，狂庭產異瓜。  
可憐成落寞，徒自吐英華。  
疏蔓牽瑤草，幽香雜瑞花。  
蒼生懸望切，何事思烟霞。  
久獄半爲家，真同故里瓜。  
行藏俱夢幻，寂亦繁華天。  
遺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  
心久已息，卽此是烟霞。

和商中丞朱葵 三首

寂寂朱葵著意栽，相投情景自徘徊。  
每因擎露含珠泣，恐誤傾陽帶曉開。  
疏影風移搖夜月，晴烟雲擁覆西臺。  
幽香暗度重華殿，時有游蜂送雨來。

得意葵花斬草栽暫時相對且徘徊百年殊色因誰瘦萬  
古丹心向日開不共羣芳發上苑卻憐異種出燕臺老天  
似惜傾誠苦欲借天桃雨露來

檢點紅芳荷雨栽平分清景共徘徊醉傾晴日翩翩舞笑  
領天風次第開吟席珠璣超翰苑德星芒彩動天臺西山  
不減東山興佳事還隨花事來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因見教作此和謝

三首

逐日課程惟有睡百年勲業本無心聖君賜我安閒地好  
做羲皇世上人

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死是吾心於今祇合昏昏睡笑

殺當時勲業人

疏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恐  
落寰中第二人

賀獄吏孫東渠母壽

并序

予以狂瞽被責下獄幾死者屢賴東渠子左右保護於  
其間其不屈權奸扶持善類迥出尋常萬萬矣乃堂家  
書來又諭東渠加意於予中間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  
能道予感其子之德而嘉其母之賢也仲秋十二日適  
其母初度因作拙律以贈之觀者尙其諒予之心乎  
南極星輝萊彩動北堂萱映海天明百年花老秋風冷千

里雲孤暮樹平赤圃生烟迴紫氣青鸞傳詔下黃城題詩  
增我斑裳恨幾遍停思無限情

送宋司獄致仕

名秀山東甯海州人

共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幻枕俱爲夢歸  
去此身方屬君昏夜法星辭帝座秋風行色動乾坤西臺  
多少含冤者一聽離歌淚滿巾

獄中紅苔

寒柝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紅盡  
是渭囚冤淚血

朝審途中口吟

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  
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  
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易始  
覺前時大半非

九日崑峯賜飲擬和劉靜修先生九日九飲歌韻體

九首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萃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況  
復幽人情興多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婆四時佳興俱堪賞誰道當秋百感多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予多此身不是乾坤蒂留我蒼天欲若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傍人休笑醉顏酡曾經雪浪翻天湧風落杯中漫起波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間中看破盈虛殼聚散浮沉總太和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欲凌虛一拂摩

七飲相關樂趣多  
風吹萬籟盡笙歌  
區區懷抱俱春意  
笑爾高秋奈我何

八飲自驚飲量過  
疏狂成癖竟如何  
縱然痛飲珍珠酒  
卻恐醉來語更多

九飲渾忘披翠蓑  
聖明恩厚復如何  
釀成四海合歡酒  
欲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  
獨憐黃菊對霜看  
東君不與花爲主  
一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

四首

爲人題號



雲穿石榻丹書溼  
亭枕泉崖白晝閒  
樽酒相看渾不厭  
知君原是見真山

萬里風烟何日盡  
百年宇宙幾人閒  
春來應有桃千樹  
休認天台作故山

市朝自有武陵趣  
一息無心一息閒  
得意不須登華嶽  
樽前卷石亦青山

雲烟收盡酒卮閒  
風靜一簾明月閒  
不解紅塵尋遠壑  
漫將詩思傍青山

小雪

破窗不奈西風冷  
況復蕭條一椽  
裘疏雪飄  
公憂國淚寒

更敲碎貫城愁悲歌勞擾慙燕士坐卧渾忘是楚囚四海  
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無求

賞功喜作

踏碎塞城誰問罪深居臺閣亦加封聖明恩闕同天地不  
論無功與有功

雪晴

疏狂忘卻一身憂思入蒼生始解愁萬事無成憐我拙百  
年有恨情誰收每思北闕開宣室羞對西風泣楚囚且喜  
陰雲薄欲散依稀遙見鳳凰樓

夜感月有懷

鎖合西臺烟霧浮孤燈相對夜悠悠寒欺草榻涼如洗風  
捲星河動欲流報主獨憐成孟浪論交誰復憶同游相知  
舊月情如許猶自偷穿入鳳樓

寒夜和敬所韻

乾坤一草閣宇宙半胸襟宿雨千年淚明霞萬古心疏燈  
諳客夢佳興帶愁吟肌骨渾如鐵寒威任爾侵

觀新歷

鳳歷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夢識  
破塵寰半局棋

大風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陰朔氣滿皇州烈烈悲風暗鳳樓吹合凍雲寒欲雪蹴  
低霜幹鳥應愁百年執法歸廷尉四海何人憐楚囚聞說  
右軍曾遠寄蒲葵珠玉莫空投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

并跋

相知每恨未相識聞說遠遊情更親曉日初分溫室樹文  
風先度偃城闈稀微殘月明霜劍密冪孤烟逐晚塵野鳥  
迴隨征旆沒客袍猶帶曙光新東觀海氣沖晴漢南望嵩  
雲接紫宸避俗祗應來吏隱此行原不爲家貧河陽桃李  
蓓蕾合洛渚魚龍變化馴檀榻謾勞悲冷局清朝亦自重  
儒臣心旌搖落懸雙淚守拙支離愧一身君愛寒官儂愛

死古來天地幾癡人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落難合終身不相識亦有意氣相孚若素交然者蓋趨向之同與不同故耳觀海張子予雖未知其爲人何如然自予下獄素相與者或遠避以示其疏詆排以忌其狂間有下石肆毒以取悅邀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不逮主張於公議羣聚談論之間雖時俗輩惕以重禍不恤也視素交者爲何如哉今之任偃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深而悲其相違之遠也遂爲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傑俾得行其志乃濫及予等闖茸者流不使正人君子

相與以共濟王事固隔絕阻抑之俾離其羣而索其居  
良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以迹各盡其心以求自靖  
雖終身不相見可也否則此言之贈只貽泛交之譏今  
日相知之義將不爲他日相見之羞乎言至於此又不  
覺其發狂矣

劉司獄考滿索詩口占以贈之

報最歸來寵命新問君何以答楓宸閒中檢點案頭簿三  
載平反多少人

至日早醒偶成

夢裏忽聞長樂鐘自驚誤卻上新封覺來月照西牕白寂

寂柝聲雜曉春

族兄東城親家鶴峯獄中賜顧同宿二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遊仍有主百  
年骨內更相知追談雲雨如前日品第親朋異昔時明月  
不嫌草榻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晴烟亦逐陰雲冷詩  
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傷神邊陲  
戎馬中原盜惆悵羞稱自靖臣

哀商中丞少峯和徐龍灣韻

四首

憂時分外闔何事困西臺君爲河山死誰悲梁木摧法星  
仍近月此日獨憐才魂魄心猶壯奸諛骨已灰

夷夏欲交驩書生躡將壇可憐當日獄乃爾借星冠白晝  
燕山暮紅雲渭水寒他年麟閣上遺像許誰看

燕囚羞對泣梁獄共蕭騷功業半塵土秋風一羽毛雲連  
寇老竹星暗呂虔刀遙憶瀟湘水悠悠咽楚濠

吁嗟成永隔生死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勳名宇宙間孤魂  
憂國淚萬古鎖愁顏敵運將衰絕燕然未許攀

微雪有感

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應多祥瑞詩眼底餓夫寒欲死來



年縱稔濟誰饑

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良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  
情不似爾情真

小兒索余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號

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前騎馬者轟烈萬人看

懷鶴峯東城因寄

二首

屋梁落月應懷我春草池塘更夢誰記得別時懸淚眼佯  
爲笑語怕相思

久惜離羣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從今憶弟休憐弟又

恐別時勝此時

聞有送贈與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祈雪祗風不

應二首

再入天台雲浦開金丹一粒脫凡胎逼人嵐氣浮眉宇聞  
自神仙洞裏來

風捲寒雲落照斜郊原無日不飛沙可憐萬里瓊瑤雪化  
作銀杯散宦家

元旦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一春幾度丹心連血嘔數  
莖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有神璞在

不妨仍泣獻踟躕無計達楓宸

元旦獄中白製素紙燈籠獄卒以無文彩索詩賦此

二首

風蹴水晶碎綵聯珠翠浮何如皎皎月是我大燈毬  
有月何須燭無雲不怕風借誰竿百尺光照九天中

和鳳洲王年兄詩韻

未酬拚死恨虛負再生身和淚原非假詒書太任真寒收  
燕谷夕烟鎖漢宮春擾擾欲投石君何相問頻

立春和平山韻

殘雪禁春亦不遲晴烟送煖入簾幃香飛別院梅初發影

過新痕日漸移風捲寒雲山曝晝晴歸庭樹烏吟詩年來  
疎懶澀佳句欲報瓊瑤媿項斯

送徐龍灣審錄江南

寥落雲司庭半虛有功此去更何如西臺月下幽人榻南  
國星隨使者車寒雁不堪雲暝夕秋風況是葉飛初秣陵  
若遇相知問爲道疏狂病未除

送李東明審錄北直隸

悵望霓旌拂曙暉嗟君此去故人稀南山判草更誰易北  
極恩光伴爾歸晚樹喜承新雨露春風醉舞舊斑衣漢廷  
此日須元禮早促仙舟赴帝闈

苦冷三

凍日摧寒色狂風送冷塵漫愁衣服薄眼底是陽春  
彤雲迷白晝涼落暗風塵宇宙誰知己園城別有春  
寂寂門常掩素衣無緇塵誰吹鄒子律寒谷欲回春

有感

短髮婆娑烏布巾分明天地一狂人憂時淚應笙歌落報  
主心希宇宙新邊徼共傳知有我孤危不死豈無神寥寥  
勲業將蓬鬢虛負當年獻納臣

和趙兵馬海壑韻

殘魂零落又經年盡日悽然掩淚眠啼鳥似憐人寂寂空

樓獨對月娟娟死生浪寄乾坤外勲業虛思泰嶽顛還草  
萬言書欲上踟躕何處是堯天

題郭劒泉歲寒松栢卷

并跋

君去霜臺無御史君來秋省有刑官百年節操惟松栢休  
負當時舊歲寒

松栢雖歲寒不彫然色視春夏則少異矣及至春夏欣  
然蒼翠若與桃李爭芬芳者視歲寒時又異焉不知歲  
寒之色爲本色耶春夏之色爲本色耶則松栢者固隨  
時異矣然則吾人之操當出乎松栢之上可也劒泉山  
立之操故常變合一松栢惡足以擬之耶

送張對溪之任廬州

我期玄素回天力何事赤符此日行幾度爲親焚諫草百  
僚忌爾著時名鷲啼秦樹晴烟暮旌拂廬雲曙色明若遇  
超然同志問爲言終不負平生

次梅軒韻

有以夾竹桃花餽子者  
梅軒詩贈隨吟謝之

一點丹心一點忠竹桃難入萬花叢年來不見青松友獨  
喜晴梅相映紅

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

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鴉聲好野  
鵲毋勞噪夕陽

又屢示災變塞口不言少見祥瑞上  
表爭賀鵲之類也有愧老鴉多矣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羅啼鳥亦知隨世變鴉  
鳴何少鵲何多

因前作論鴉鵲二首

宇宙到頭俱夢幻生人何必歎雲泥疏狂見慣榮枯事鴉  
鵲從今俱漫啼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彈且  
向雲山深樹棲

苦陰雨

雲黯黯兮鬱愁結雷隱隱兮哀怨絕雨漚漚兮血淚下水



泠泠兮悲聲咽烏亂啼兮憐人苦花零落兮誰是主欲入  
深兮無永穴欲高飛兮無翰羽捫胸問心心轉迷仰面呼  
天天不語混宇宙兮不分藹烟霧兮氤氳西風起兮天霽  
掛遠樹兮夕曛聚還散兮暮雲平晦復明兮日初晴何時  
回怒兮天王聖明

題梅軒號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好梅  
花雪花相映暉孤根深託雲石裏天與清香豈偶爾不向  
春光藉豔陽甯隨上苑爭桃李老幹雪銷翻助清層冰萬  
丈影涵明幽姿皎皎塵埃絕琴瑟逼人冷氣生萬樹叢中

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  
脩然遠嶠輕風起吹落乾坤草  
木香一枝潔素羞粉白娟娟月  
姬著新裳一枝黃萼梁園  
發攢金綴粟色微茫一枝朱英丹  
換骨錯認天桃帶淺霜  
一枝紫蕤蕾初破曉霞飛落緋衣  
傍一枝同心並頭開晴  
沙酣睡雙鴛鴦疏影籠月瘦骨插  
天勁梢穿石枯隙藏烟  
鶯蝶不相識風雨更翩妍冰葩凍  
蒂應難落一任淒涼羌  
管弄前川古瘦清香原太始品題  
羣花更無比一段幽閒  
惟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羨君孤  
梗迴絕俗梅花如人人  
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  
愜衷曲樽酒相看花解  
語似促早上金門去商家正須和  
羹材休爲花神滯野墅

花落結實調鼎春烹來端可薦楓宸惟願分種千萬山以  
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刑詩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東岡

代作

臨漳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城東翠律  
山岡起寂寂空谷絕塵埃翠藹林巒非一狀懸崖削壁列  
屏障奔騰萬馬下天空俯懷萬寶息雲帳鬱蒼竹樹半晴

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峯曉掛扶桑雲礪壑松風日夕聞  
冥冥雲封羣嶼暗細細泉流百道分晴月映蘚壁巖花醉  
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冰雪下有煙霞萬頃之氤氳君生  
鍾此岡之秀下應嶽神上應元宿陟頂雄觀宇宙間目隘  
八極如區囿君不見西周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聲  
又不見南陽岡上卧龍起興復漢祚垂青史羨君青瑣舊  
知名十年已償林泉盟如今邊寇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干  
城勸君早展籌邊略休滯區區山水情

楊忠愍公集卷三終

楊忠愍公集卷四

自著年譜

日照丁守存心齋校字  
永康胡鳳丹月樵校字

予家原口外小興州人國初以州常被倭患詔徙居民入  
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  
城縣入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邨世業耕讀百源生述  
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  
卽予同母兄次繼美予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卽不肖  
也母氏曹生不肖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  
時父喜而謂曰卜者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  
孩身首股三停必不凡也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

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爲  
壽星頭

庚辰年五歲父命各居將產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  
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

辛巳年六歲兄與母又各居將產分爲二兄取其一母及  
予及姊得其一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時  
予亦嘗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爲之歎息流涕

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母同  
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予惟知哭泣哀號日則諸姊引攜  
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良爲至極

癸未年八歲夏卽善牧牛或宿於場園或宿於瓜圃偶至里塾見諸生揖容之美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從沈師諱琇者學受書四五過卽成誦從學四五日卽能對句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學生眾不能對問及予卽應聲云小進士師喜云此兒將來必進士矣

甲申年九歲四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閒兄以牧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奈何不謹慎卽分居汝當餓死矣蓋亦戲而恐之也予曰分亦何妨兄乃分屋一間米豆



各數斗驢一頭予早起自作飯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  
記之將門封鎖乘驢出牧午閒回亦如之鄉人俱爲流涕  
兄亦佯爲不理至四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勒之  
分居卽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居冬十月農事畢又  
從塾師肄業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則牧牛父每退食及客至  
必命對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父出對云無酒是窮主予  
卽對曰有兒爲名臣客歎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  
亦漸加愛矣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歸家乃從族伯翔讀是夏父恐誤

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閒見聞不廣遂囑兄送邑  
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九月父得反胃病召至家  
日夜問安侍養十一月八日父捐館時柩在堂本縣拘兄  
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收納記算卯酉點查  
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春夏務農事至秋乃就表兄王監生家寄  
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邸先生諱宸號南臺

後登

甲辰進士復姓  
趙任南道御史

一日師出同學作布陳相戰之戲師偶來

眾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

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  
冬十月師館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經書

己丑年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陰師學  
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

後登辛丑進士同

筆硯發憤力學初若漸進

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均從陰師學師以家  
事牽纏而講解之功日疏同游者又皆富室子弟日惟嬉  
戲紛擾學業無甚進兄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  
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甚慚憤乃將四

書自讀看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麤讀看一過五月府考  
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學公江甯王石  
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句禮記汙尊而抔飲二句論天  
地變化草木蕃同案者十五人予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  
師學十月初乃與同庠王諱世雄號奕山共力親爨讀書  
於社學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炭柴匠席嘗起卧冰  
霜而寒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侯中城忠愛許龍  
川澄陰南峯邦彥并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奕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士  
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甯國寺李乃端介有道

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遂從學復治書經師  
一見便奇之出然非與題命爲文蓋寓相傳之意也予文  
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冬十月娶胡邨張公諱  
杲次女爲妻先時鄉人見予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予  
曰富室之幼女豈可處於兄嫂之間耶張予兄之叔丈也  
家以耕織爲業行誼爲鄉里所重又聞其女長而甚賢與  
嫂旣爲姊妹其爲妯娌必和遂娶之娶之後而妻之困苦  
殆不可言時予居僧人佛永房予無僮僕僧無徒眾僧常  
念經於外予自操井竈之勞秫稗五根剖開可以熟飯冬  
日汲水手與筒凍住至房口呵化開始作飯夜嘗缺油每

讀書月下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遶室疾走使令微煖其苦蓋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二十歲師教既勤予資性頗高而用力又銳一年之閒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間嘗私語予曰我與汝今日爲師徒後日可爲同年矣乃於城外築書舍方期來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子業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得癱瘓病予日侍湯藥百里之外請醫既無腳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餓潛行而已然師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予之心喪至今耿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鶴峯九臯及奕山會文於

甯國寺上房條約甚密且相摩爲善情愛綢繆若兄弟然  
至五月間陰雲樵養晦等會文於五方村關王廟予三人  
步行往赴會焉此會亦甚嚴密甚有進境七月間提學湖  
廣朱公兩崖取歲考予遂以優等補廩是秋文會散陰雲  
樵會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介予慕其與已同也乃遂自  
運薪米往會於渠鄉卽寄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園甚  
有裨益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二十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考取科舉  
內二題偶記不真方憂其被責及發落則居第二其稱許  
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有學力才識過人其就

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秋試落第兄命在家教二姪  
戊戌年二十三歲引二姪復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天行瘟  
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卽亡去兄遣人促予及二姪歸予曰  
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  
相染毋家歸也予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甯忍乎如予  
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二姪歸予爲之親供飲  
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  
到予卽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一人近予  
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予親事三人而卒不  
染人皆以爲有神佑云



已亥年二十四歲時二姪常思歸家且供給不便予乃築草團瓢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甯夏黃公南渠考科舉予居第三時兄與本邨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困於獄予曰兄負屈如此尙焉應試爲哉時各上司因築城之役俱駐於沙河予卽往訴撫按俱以事小拒予曰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得白畢卽赴試中式第二十一名主考童內方李方泉房考莆田林瘦泉諱成立解元劉一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團瓢秋同年孫聯

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曰坐監歷事可三年而畢  
須費二百金兄曰若此則負累吾矣吾有子而多將來何  
以度日因議析居予亦懼其累兄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  
北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事因  
先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生冬徙居  
於縣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予置酒邀兄之外父及  
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閒予起而言曰初兄與予析居恐  
予坐監費多敗壞家事耳今予坐監歸而農事所得更豐

今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俱踊躍稱贊以爲田氏復生也兄亦喜而允之此意之舉雖妻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費銀三十兩與兄納爲散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課予以文曰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耳予遂備束脩受業

乙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尙在京從少湖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殤是年尙從少湖師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張龍湖房考都給事中莆田鄭于野公也殿試中二甲第十一名

未開榜先鄭于野兩次差人報予中第一甲蓋大學士夏公以予策多傷時語不敢進呈耳觀工部政六月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七月歸家九月買妾劉氏閏九月赴任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稱冰鑑一見而奇之退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言也遂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郵陞予乃署司印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立爲章程投到則嚴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闖弊凡已往弊端俱爲之一洗吏無不服堂上及諸

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二日午時三子生  
是時關西韓公苑洛諱邦奇爲南京兵部尙書此翁善律  
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律呂爲精予師之先  
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告於師曰樂學非他學比  
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  
諧然後爲是遂自置斧鋸刀鑽此字似多字購桐竹易絲漆先自製管  
管和矣製琴琴和矣製瑟瑟和矣製簫笙埙篪之類無不  
各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律無不和焉師甚喜曰  
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學

舍子其誰歟一日師謂予曰吾欲汝製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如予有難色師曰固知此是難事古之伶倫無所因而作樂况今有度數可考乎予退而欲製漫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夜夢大舜坐於堂上予拜之案下設金鐘一舜命予曰此黃鐘也子可擊之取極擊之三醒而恍若有悟呼妻然燈取竹與鋸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已而十二管成呈於師師喜曰予刻志樂之曰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乎由是南都有知樂之名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曰子之樂已八九

子之才不止於樂可旁通濟世之學至於樂侯子退閒時  
一整頓足矣予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王奇兵陣之  
學而各知其麤時本部考功郎中何子吉陽殷子白野張  
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石涂子任齋劉子蘇涯約爲五  
日之會相與講論終日予一一力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  
之果誠可語進道矣故予生死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  
皆講學之力也秋倭犯京師南都議勤王三日無肯行者  
諸公謂予曰兄能爲國一行乎予曰弟雖不才然君父之  
難何敢辭也旣而倭退議亦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  
深而志遠學懋而守嚴儒行占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末

句蓋謂予麤知兵欲吏部用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由山東路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泰山至極頂因題絕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予讀孟子書以爲天下惟泰山爲高也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予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爲次男聘李鶴峯兄第五女先是媒舉與顯宦爲親予曰彼富我貧門戶不相對素不甚相孚不敢許鶴峯者幼年同牕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已同遂結親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卽陞兵部車



駕司員外郎予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  
倭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醜虜豈意一  
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  
時有開馬市之議予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尙可爲哉卽欲  
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予行乃草開市稿候命下卽上大  
意云馬市決不可開然旣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  
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答愛子入質二欲盡還擄去人  
口三欲別部落入寇俱在俺答承管四欲平其馬價分爲  
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並用適一同僚見之乃報本部  
尙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決不

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予遂上阻馬市之疏皇上連三閱卽敕曰繼盛之言是也下閣臣擬票旨語甚溫而咸甯侯仇鸞有揭帖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尙書徐師階兵部尙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成國公朱希忠并仇鸞也此時鸞之寵勢甚盛而諸老亦無有實心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目前共以爲馬市必可開雖徐公亦中懾之不敢或異會議本上遂下予錦衣獄援一援敵一百敵夾一夾後命下降予陝西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未到狄道時其上司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士各懷疑畏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後各

喜曰初以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守禮可親可愛如此  
予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  
分而已先是謫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魚泉  
亦相愛不忍以瑣事相干予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  
者耶凡有可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  
爲之俱有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  
縣學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贄  
禮并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爲老子飛昇  
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  
前三間爲揖見之所中五間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間

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  
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  
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清也狄道  
多西番回子俱習番經不讀儒書聘教讀二人於圓通寺  
設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至三月後各生俱知揖  
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質可進者三十餘人各父兄亦  
因而知道理棄番教舉忻忻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  
此處先是山木去城近柴甚賤邇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  
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里有煤山一區屢爲生番所阻  
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則失利生番素服予

者予往卽開百姓便焉城西一帶俱園圃種蔬菜先年借  
洩水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募各園戶疏通  
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狄道應徵糧草舊無官冊惟書  
手有簿相傳作弊甚大富者買減而貧者反增富者納輕  
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於一所先算各戶之總數  
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  
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二等而各戶之輕重均  
平無規避於其間者民間之地有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  
敢受予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  
不足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錢并妻首飾也諸生分

種一千畝有井田之餘意其一千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荒各生分用故此一事百姓之糧草既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僧雖士夫不免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爲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蓋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買褐予乃

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爲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  
聲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褐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  
故此一舉亦知非明哲之爲蓋欲爲百姓興利除害雖叢  
怨冒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  
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  
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壬子年三十七歲四月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十一  
日得憑離狄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瀕海俗甚強  
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月初一日南京  
戶部雲南司主事之陞報至矣其興學校開荒田緝武備

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平日之欲爲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離諸城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二日到任卽有北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有調兵部武選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卽圖歸家以救命事焚黃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翻然思曰一歲四遷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尙何以有身爲哉遂思所以報國之道舟中秉燭靜坐至四鼓妻問其故予曰荷國厚恩思欲捨身圖報無下手得力處妻曰奸臣嚴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國耶當此之時只不做官可也



予聞其言乃知所以報國之本又思起南都日食之變遂  
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學士嚴嵩稿成恐過家則人事纏  
繞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別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  
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膳真本初二日齋至端門方欲進  
聞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卽趨出日怏怏不懌至十四  
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二十日拿送鎮撫司  
打問先搜到手搜本繩俱斷予曰鬼神在上尙用刑哉乃  
先敲一百敲問所以主使之人予曰當此時之臣奸邪大  
半皆嵩心腹此事固不可與之議且盡忠在已豈必待人

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爲之矣又何必使人爲哉  
乃夾一夾將脛骨又夾出問所以引用二王之故予曰奸  
臣之誤國雖能欺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且未  
冊封奸賊必不提防避忌譬如人家家人作弊家長雖不  
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皆嵩之奸黨孰敢言彼  
之過皇上常不與二王相見此奸賊所以敢放肆無忌然  
止能瞞皇上一人二王固知之真矣至親莫若父子皇上  
若問二王必肯言彼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乃又  
敲五十二敲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多予始終不屈乃  
重打四十棍釘肘鐐送監至二十二日晚奉旨錦衣衛打

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依詐傳親王令

旨律絞監候方予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

少泉

名宗伊 湖廣人

周子松厓

名冕四 川人

王子繼津

名遴 霸州人

少泉則

與謀議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厓則與知而不見其稿繼

津則知其欲為而不知為何事上本後入部交牙牌辭僚

友眾方知予有此舉各疾讐遠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

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予

觀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託云予二子一女一子已聘

有妻一子尚未聘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

繼津遂面許云此盡在弟而一小女正與三令郎年歲相

當遂許焉自予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保護皆繼津也其受

打之先王子西巖

名之詰湖廣人

送蚺蛇膽一塊託校尉苗生者

齋酒一壺云可以服蚺蛇膽予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

哉止飲酒一杯彼又云莫怕予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

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目觀

心舌挂上齧牙齒緊對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

氣亂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

忙亂者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已身

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

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卽推入包袱擡出至

門外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  
李天榮乃革去門扇藥餌諸物一皆阻住予兩腿腫麤相  
摩若一不能前後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  
努掙足不履地而行入獄提牢則奸黨浙江劉檟也舊規  
官繫獄則有官監檟乃下予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瘡既上  
衝又爲強走所努動方依牆而立忽兩耳響一聲不能聽  
事兩目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死矣遂昏不省  
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三更始甦噫忽然而死忽  
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  
心不能忍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閒司獄陝西

涇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碎取瓦之尖銳者將竹筋破開夾瓦尖在內用線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棰打筋入肉五六分爲此者獄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腿打有五六十孔流血初噴丈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約十數盃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打後出衛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坐頭不至地以故不能傷生云藥餌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在監買黃蠟香油自熬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割去內肉流於地如稀糊止顯一坑長五寸闊三寸深一寸五分手摩至

骨時有京師秀才侯冕送藥敷之又內侍趙用送藥服之  
劉欖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面傳已死四日矣家人甚忙  
亂二十七日張宏齋差人入視知予不死家人尚不信予  
乃託獄吏盧世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爲信又左手寫出帖  
去家人始知予不死方救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郎中同  
年史觀吾名朝賓福建人欲從輕議而尙書何鼂嵩之門生侍郎  
王學益世蕃兒女親家聽嵩主使遂擬此罪命下史欲有  
言學益怒目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到司獄司卽下老  
監日夜籠梏與眾囚爲伍死屍在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  
八右腿已長肉左腿皮未割去遂潰腫如小甕毒氣上攻

口舌生瘡不能飲食勢已危矣夜夢三金衣人領一青衣童子小盒內捧藥一丸以湯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喫飲食又想起以磁瓦尖打之連數十下不見膿血予曰此瘡潰已深非瓦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先用針線將腿皮穿透提起將刀刺入約一寸深周圍割一孔如錢大膿血流  
出方予割肉時獄卒持燈手戰至將墜地曰關公割肉療毒猶藉於人不似老爺自割者當時約四五盃其內毒始脫矣日以布數十片拭膿每布約二尺每日輪用可溼兩次膿可流二三盃自初瘡至愈膿豈止六七十盃而已哉  
十六日左腿垂筋二條如簪籬一頭已斷一頭尙在腿上



予亦割之二十八日提牢官邱洲峯

名秉文福建人

乃獨仗公義

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幸脫籠梏九月朝審予帶長板鈕  
鐐出門觀者如堵爭欲一見顏色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坐  
西廊下內臣圍予觀者以千數有餽飲食者有送銀錢者  
予俱卻不受內臣益鼓舞稱贊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  
審時爲首執筆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眾判以此律  
情真奏請題奉欽依著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爲伍四月二十  
六日遂染瘟疾時刑部醫官劉廷瑞江西人進予發汗藥  
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俱依彼服遂昏不省人事

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天祐此官乃人家奴僕讀書中進

士後方出姓又斷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幸五

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諱明德海甯人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

四日方出汗噫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

虛乃說堂官出予老監遷於外庫居處則甚便方養虛遷

予時庸軟輩皆惕以重禍彼乃毅然為之其人品可知矣

九月朝審福建李默為首仍判以情真題奉欽依又如前

監候是冬巡撫艾居麓名希瀆陝西米脂縣人管馬御史徐紳南直隸建

德縣人知府趙忻陝西蓋州縣人共處置銀二百餘兩為予買地三

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用媒約與繼津結親九月朝審復議情真奏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寇失事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浼嵩及諸奸黨費銀二萬欲爲彼出脫者判與予同奏本請意以予乃皇上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云嵩知經爲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上皇上一見經名旨意遂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平昔予同志輩若王繼津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山孫聯泉應養虛李鶴峯諸公爲予奔走救解鳳洲爲余畫策以司業王材者渠門生也勸渠相救王果慨然往賊高初亦迫公論欲上

疏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  
僕少卿鄢懋卿在旁曰此何用卜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  
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  
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翁如救  
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卽變色乃詭言卜不吉  
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  
遠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予予付之一笑夫  
予死豈係高微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耳  
特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  
墓誌之用凡此皆據樞牀書也

遺囑

愚夫諭賢妻張貞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死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閒死在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麤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尙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如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墮夫

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  
但輕於鴻毛且爲眾人所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  
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於今豈有死  
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兒  
子尙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悞了他一箇女  
兒尙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留的  
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  
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  
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  
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

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  
爲重方可二貞妾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著他嫁人衣  
服首飾都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喫齋誦經是他報  
我的恩了不可著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  
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  
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也  
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  
餘家事諒你能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  
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

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眾人皆賤惡你你

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

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此一段立志定基之道心爲人一

身之主如樹之根如菓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

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

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

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

菓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此一段存心端本之道心以思爲職或

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

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



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  
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  
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  
必不容你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  
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  
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  
惹人父賢子不肖之誚此一段慎思篤行之道我若不在你母是箇  
最正直不偏心的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  
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  
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

泉之下也擺佈你

此一段盡孝順親之道

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

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不讓他你大伯這樣的擺佈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好

此一段友愛兄弟之道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

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

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此一段和睦妯娌之道你兩個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呈之於官先告者卽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箇好友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

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

結之報

此一段戒除爭訟之道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

好交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却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

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

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旁人話短

長也

此一段敬讓同堂之道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

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

色誘你一人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

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

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

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此一段擇友慎交之道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

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為天下第一

等人矣

此一段讀書學好之道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

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

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

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

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疏散以自在故也又  
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  
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  
不成矣此一段勸業親師之道居家之要第一要内外界限嚴謹女  
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  
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  
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  
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  
歷如夏閒霖雨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  
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菓油

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

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

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

便要蓋用好器皿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

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即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

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此一段居家防微之道田

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

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此一段耕

田守分與之道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

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

勿占床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  
人虧勿使人喫我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  
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  
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  
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  
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  
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  
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  
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  
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此一段處世待人之道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



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  
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  
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  
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  
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此一段篤親周急之道我家係詩  
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  
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此一段守禮垂法之道你姐是  
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  
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  
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

不孝記之記之

此一段待姊體親之道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

人你日後與他邨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

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

要與他麩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邨宅一

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

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

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門照樣兒行你就難

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

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

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此一段恩威御下之道

覆奏本已

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手書於福堂付應尾  
應其兩兒藏好

楊忠愍公集卷四終

楊忠愍公集卷五

附錄

日照丁守存心齋  
永康胡鳳丹月樵校字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  
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  
馬市預伐仇鸞逆謀因言不及時又本內脫字聖恩僅從  
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  
之後啣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  
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  
狂言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

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  
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濡汚日夜籠梏  
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  
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  
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  
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  
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然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  
迴宸顧下逮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  
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

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  
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御結無旣矣臣無任激切祈懇  
惶悚待命之至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

張宜人祭夫文

維皇明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冬十一月朔越九日未  
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  
大夫椒山楊公之靈曰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  
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  
節關腦比心嚴頭嵇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死含  
笑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尙饗

贈詩

吳國倫

食祿分憂士憐君獨處難  
囊頭追孟博斷舌繼常山  
雪映心猶赤風吹骨愈香  
傷心千古恨揮淚灑斜陽

次前韻

王遴

仗節多臣子從容就死難  
忠懷吞瀚海義氣壓衡山  
魂斷關河渺名存草木香  
丈夫無別淚含笑赴雲陽

節錄劾嵩時軼事紀畧

公請誅賊嵩疏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嵩謂二王深宮何  
由知我奸楊庶寮何由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  
者屬錦衣帥炳根究欲藉以興大獄而徐華亭者公座主

也戒炳曰你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  
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也  
公奈何顯結宮邸怨耶事得寢

公當元旦上疏時會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亦上  
疏請罷嵩以應天變上方以供奉青詞悅嵩乃逮錦於錦  
衣獄久之削籍爲民蓋是日因天變劾嵩不獨公已也

公劾賊嵩疏中有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  
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遺武選  
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曰是可忍乎乃以直情奏  
覆略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



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効忠奏捷卽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厮役也鵠爲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於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現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可見公之劾

嵩皆據實情上奏抑見人之惡嵩皆有公論可憑也

公當送刑部擬罪時尙書何鼂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遂坐公絞繫獄

公當旣杖從法司門鴟夷裏來血泚泚下也諸熟公者揜鼻自引匿去獄吏一二緣嵩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公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公別築室醫藥勞問相繼始公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叩叩距虛已得神掇

更改室燥遂愈侍郎王學益與世蕃姻親聞之恚謂何用  
我爲且曩之詈元宰若詈敵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  
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尙書求其主尙書知爲應生也難  
之人或謂生且遜謝亡有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  
非人者益日夕候公自如移年期滿當報應生走尙書所  
絮語謂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紊法日  
數反尙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  
死耶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掾亦竟念其事乃已  
而大臣畏搖眾者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蜚  
語上矣公且死囑家人藏血三年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

報應生

公有與少司寇吉陽何公四札當公下獄時鳳洲先生以橐餽獲侍公從容談笑謂鳳洲留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所師楊公豫孫吾所友何公遷吾師友之間吾卽死以累足下不者三君子可不朽也而楊公用中丞卒鄭公用大司寇卒於里蓋十二週而公得贈秩易名專祠錄後而何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託唯鳳洲與華亭先生終之人固不可無年哉

公每當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也又指其三木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而囊楊公

耶

公將臨難時司業王材爲公請於嵩曰人言藉藉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行且卜之王司業曰卜之人乎卜之鬼乎夫人則奚卜也嵩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鄆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公名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公與焉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公旣下獄賊嵩屢設計謀必欲置之於死會張經總督江

南軍務討倭趙文華屢趨經進兵經恐洩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文華乃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遂逮經及其巡撫李天寵等下獄經疏言臣任總督半載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嵩知帝必殺經乃以公名附經疏尾覆奏遂同日斬於西市天下共寃之

公之死也總督侍郎王忬常銜痛焉其子世貞素從公遊又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此深憾忬世蕃嘗求古畫於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卽擬旨逮

繫爰書具刑部尙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  
棄市噫惻之痛公原出至性而嵩之殘害忠良豈徒及於  
公哉

案公軼事與諸名臣先後劾嵩事實最夥難以悉詳茲  
特錄其著於史書與本集各傳內有關會者亦聊以備  
見聞而已附錄賊嵩父子削籍伏誅案

賊嵩父子殘害忠良古今共憤凡讀忠愍公傳者皆  
口誅筆伐唾罵遙加必欲得其死狀而後快心今特  
將削籍伏誅事略附錄於此  
以備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明世宗肅皇帝自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卽徙居西苑  
萬壽宮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

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  
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  
嵩帝雖絀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  
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  
報必重賚故每事必先有以待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  
喪不得入直惟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  
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  
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嘉靖四十年西苑萬壽宮  
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者英宗爲太上皇時幽錮所也  
帝不悅而階營新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入方士藍道



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因及高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疏心動遂罷嵩逐之歸下世蕃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鄒懋卿等因行金藍道行令其委罪徐階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等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世蕃於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鄒懋卿亦尋以朋比奸贓罷職逮獄旋復遣戍自是坐姦黨者數十人

黜謫有差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  
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  
閣老頭以雪此恨階聞之厚爲備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  
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  
作此舉只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眷階厚陞應龍  
官一震全族沈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世  
蕃又多行無禮階俱曲忍方應龍上疏罷嵩時階復往謁  
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相託階歸其子密  
啟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矣階僞罵曰吾非嚴氏不至  
此負心難爲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

亦知上猶戀嵩未能卽割也嵩卽歸階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也乃鳩工大治館舍勢燄益橫陰賊彌甚先是巡撫御史林潤旣劾罷鄢懋卿等知仇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嵩方鳩工治第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復戲以瓦礫擲之諫臣亦不禁乃將嵩事具揭於潤潤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巖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毀謗朝政搖動人心近者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

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潤逮捕至京潤下  
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  
以待均捕得之解京繫獄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  
橫狀復上疏略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  
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鴻爲爪牙占會城廩倉吞宗藩  
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釐祝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  
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  
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  
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  
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

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  
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  
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床圍金幄  
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  
招納叛卒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甯三劉相誼  
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  
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誘人子女奪人金  
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模  
在朝則爲甯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  
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

衛旣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交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尙可諉於不知乎旣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乃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惟聚眾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旣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尙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言具稿詣徐階所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

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  
生乎曰死不足贖曰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  
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怒然  
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皇上英明  
豈肯自引爲過一人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  
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  
階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  
爲主而闡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  
敢當羣以讓階階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  
何如眾皆唯唯階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甯忘之乎

皆曰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鬯飲不十日釋縲綯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於世蕃擬爲授官兇藩典楨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徙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



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  
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  
罪非一而缺望排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  
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  
理寺錦衣衛鞫訊其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  
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  
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  
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  
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旣而籍嵩

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嵩無所歸踽踽涼涼依人爲計後寄食墓舍歷受苦磨以惡疾死噫嵩以茸闖庸材黷貨嗜利賴其子世蕃巧詐陰賊迎合上意遂以朋奸比黨盜竊寵靈凡二十餘載朝中正大之士幾爲之殘害一空及至罪惡貫盈事機敗露不特黨類殲除且至梟首籍家靡有死所爲萬世唾罵而忠愍公諸人以鋤奸盡義旋受褒揚廟食萬世忠義之氣至今猶生可見上天福善禍淫之道自有昭昭不爽者豈可以一時成敗而論英雄哉

楊忠愍公集卷五終

楊忠愍公集卷五終